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波蘭短篇小說集

(下)

施蟄存選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波蘭短篇小說集

(下)

施藝存選譯

漢譯世界名著

編主五雲

種自七集 可

集說小篇短蘭波

冊二

究必印翻有所機版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初版

選譯者

施 蟄 存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張

*D五二五〇

(本書校對者徐鼎銘)

你記得嗎

奧才式珂

他是個很受人尊敬的人，曾經有一時自己以為是很有幸運的。雖然他已經快到五十歲了，他卻還保有着他底厚厚的黑髮，他底柔滑的肌膚，和他底溫文和雅的舉止。因為他三十年來一逕追隨着一個堅定的目的，所以他躋到了一個很高的地位，可以隨心所欲了。

『我曾經歷了多少事情啊！』有時他常常對自己說。『我底母親並沒有把我放在黃金似的搖籃裏搖過我。父親和母親他們雖然不是乞丐，可是很窮苦的！他們所過的是那一種生活啊！——無窮的憂悶，煩惱和辛苦！在那種境況裏，我就是三年都活不下！從這種深淵裏超升得如我現在這樣的高——這全憑着本領！雖然，我也曾擔受過許多苦痛，纔得達到這樣的高位——可是現在已經過去了！——多麼勝利啊！現在還缺少些什麼呢？——』

但是在過去的兩三年中，他還不很滿足和愉快。好像總有什麼東西使他覺得苦痛，雖然他自

已不能確指出來。他曾找醫生診視，他曾到過礦泉和療養院，他試過特別的沐浴與運動——可是全不能醫治他。他覺得並不是苦痛，也不是什麼衰弱，祇覺得有些不舒服。甚至他底好朋友都看出他有些神氣不對。在他底前額上，從前是很光滑的，這時卻顯現了皺紋，起先微細得好像一縷絲線，但不斷地愈顯得深了——

「他遭到了什麼事呢？」他底朋友問。

「我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他自己問。於是他回答他自己和他底朋友底詢問道：「我怎麼知道呢？或許是這個世界改變了，或許是我自己變得蠢鈍了。我自己絕不知道什麼東西使我苦痛了！」——

照例地，他今天又上戲院去了。他看見了所有的朋友，也讓他們都看見了他。但是今天，他覺得這一切都很惹厭。今天正是許多快活的節日中的聖誕季節。他跳上了雪橇，緊緊地裹着他底皮大衣，喊道：『回家去！』

那黑馬便直接地疾馳過廣場而走上了通衢。

他打着呵欠走進了寓所，吩咐他底男僕人泡一些茶。於是他躺倒在榻上，嘆着氣。在他底四周，陳設着華麗的家具，鏡子，地毯，一切都很精美。但是除了他底僕人之外，在這屋子裏更沒有別的人了。他還沒有結婚。

在燈光燦爛的房間裏漫步着，他底眼睛呆滯地凝望着，他把鬍子尖咬在牙齒間，屢次地怒罵着：『只有魔鬼纔過這種生活吧？』他對於人生很不滿意了。在這樣的奮鬥之後，達到了這樣好的地位，有名譽，又有進款——還會得不滿意於人生嗎？奇怪！

他走到寫字桌邊，他底柔嫩白皙的手中揀起了一封尙未拆開的信。他底眼睛裏突然感受到一道新的光，於是他微笑了。

『亞奴爾卡寄來的！天啊，亞奴爾卡寄來的！她好久不寫信給我了，我以為她永遠不會再有信了。現在，她又想到寫信給我了——我多麼快活啊！』

亞奴爾卡是他底姊姊，湮沒無聞地住在他們底故鄉的那個小村裏。他們已經有二十年不相見了。她不常寫信給他，而他底回信也是很簡短的，或是竟不寫回信。成年累月地過去，他底心裏從

來不想起他底姊姊。但是如今，當他認出了信封上的她底筆蹟，他覺得很愉快，莫可言說的愉快。當他拆開了這封信，他底臉上就展露了一副笑容，額上的皺紋立刻消隱了。

上半封信，他底眼睛很快地看過了，但是下半封，他卻愈讀愈慢，終於竟停住在那兒了。

「你記得嗎？」——那小鄉村產業底女主人寫着——「父親怎樣常常在晚上和佃戶們滔滔不停地講話，而我們那時都還是小孩子，又怎樣常常在牆角邊窺望他底長鬚鬚底搖動的影子，從這個裏我們會得到過多少興趣呢？在那時候，有多少零星的事情會使我們快活呢！你記得父親第一次把我們帶到樹林深處的那個獵人的小屋中去嗎？現在我常常到那兒去了。那兒什麼都沒有更改過。那些挺直的，細長的松樹，還像從前一樣地參天入雲，連得那些鳳尾草也長得像從前我們曾在那兒迷路過的時候一樣地高了。當我們底父母在長時間的搜尋之後找到了我們，他們忘掉了發怒，而代之以撫慰和擁抱，又因為我們已經很疲倦了，他們便把我們抱到那獵人底小屋裏去。你還記得那些事情嗎，佛拉爾亞？我不知道你還記得有一會當我們散步的時候，曾經傾聽了好幾小時的，那樹林中的絃繚聲嗎？而且，因為我此刻講到了樹木，你還記得那三株蔭蔽甚廣的老野

枰樹嗎，在這三株樹下，我們常常在那裏吃點心，而在晚間，我們又常在那兒吃蜂蜜麵包，那是你永不會厭足的東西啊？我總是吝嗇地把我底一份蜂蜜和你交換你從榛樹叢中揀來的榛子。你記得嗎？這些野枰樹現在是更老更伸張開來了，牠們依舊屹立在老地方，蜂蜜也是照樣，連得那榛子也還照舊在林中空地上生長着；祇有你，佛拉第亞，不在這裏了，而且你永遠不會在這裏了，永遠——」

他讀到這裏，於是他底眼睛又移上來，看信底開頭，呈現着一種時而消逝，時而流露在他底眼睛裏和嘴唇邊的微笑，他重讀着這一部分。然後他又繼續着讀這封由一個婦人底溫柔的靈魂寫寄的信底後半部。

「你還記得我們兒時的房間嗎？這房間並不大，有着白的牆和一扇可以望到園裏去的窗子，在這園裏，母親時常種着許多老是散發着很香的氣息的藥草的？你還記得母親怎樣常常和別的女人絮絮地談論她底煩惱和悲哀嗎？或是她怎樣用家裏的藥物治好了面色慘白的瘦孩子嗎？我底孩子，司塔克和喬爾卡，就是在這間房裏長大的，現在又是茹麗底臥室了。牆依舊是白的，窗子依舊對着園裏，園裏我種了些香蒲和錦葵。前兩天我在閣樓上找到了你底木馬，這是人家送你的一

件聖誕禮物，我會把牠站立在屋角裏的。這是你底一件紀念品——因為或許你還活着，不是爲了我們——」

他底捧着信箋的手垂下了，他底眼睛凝望着空中，他搖着頭。於是他又讀下去，「你還記得那個年老的乳母卡桑卡·何魯薄娃嗎？——她曾經說了多少有趣味而又聰明的諺語和格言啊，她底粗黑的手曾經多麼溫柔地替我們穿衣裳梳頭髮啊。她有一顆黃金的心，他很至誠地愛着我們，這個淳樸的農婦。司塔克和喬爾卡也是她領大的，她終生和我們住在一塊兒，她就住在那間，你記得嗎，在冬天我們常常儲藏蘋果的屋子裏，——就是窗子緊對着樺樹林的那一間。但是——你當然是沒有知道——她已經不在人世了。她在一年前已死去了，在她未死之前，她還常常說起你的。在她臨死之前幾分鐘，她說，「佛拉第亞沒有信來嗎？他已經遠離我們了！願上帝保佑他！」我們把她葬在我們底墳地裏，就在那樺樹林底下。但是你永遠不會得看見我們底至誠的何魯薄娃底墳墓了——」

他又把信垂下到兩膝邊，沈思起來。無論那個在事務所，俱樂部或戲院裏看慣了他的人，這時

一定會覺得很吃驚的。他屈着身體，頭垂到胸前，眼睛癡呆地凝視着，他底額上起着許多皺紋，他好像是很老了，老了——

幾分鐘之後，並沒有讀完他底信，他坐下來寫道：「一切我都早已忘記了，我底亞奴爾卡，可是現在我都記起來了。不過男人家實在是很奇怪的生物，他決不會了解他自己的。而我現在卻好像能夠了解我自己了。當我力圖上進的時候，我總是想着；想着這個——但當我達到了目的之後——啊，這真是一個殘酷的戲弄——我們這種生活！你身受了千辛萬苦，像一個瘋人似地奔馳着，但當你獲得了你所希求的東西之後，你纔知道這手中卻拿到了一個——烏有。如果有一個人在我這裏，或許這個「烏有」也會得給我愉快，但像現在這樣——一切都消逝了，祇賸下了空虛。還有一個你來叫我「佛拉第亞」，這真是多麼好啊！一個很好的佛拉第亞，胖得像一個桶，而且老了——已經這樣地老了啊！——但還是個佛拉第亞。我已經有二十年不說家鄉話了，我底父親和母親底語言。這幾年來我對於那種話已經是一個陌生人了——直到今天——纔再說一次。真是奇怪的事情啊！當我年輕的時候，一切都使我愉快，在我看來，一切都是一樣的。但是如今，我血脈裏的

血已經在漸漸地平靜下去了，卻又有些事情來了！你可知道是什麼事情嗎？你是真比我快樂呢，亞奴爾卡！你有許多東西：司塔克和喬爾卡，財產，許多和善的信息，撫愛，你自己的親人。你愛你底花草，你底野梔樹，白的牆，榛子，樹林，你底農婦和她們底兒女——你說得不錯呀，那樹林響得很好聽，而母親底香蒲散發出來的香氣也很刺激人的感官。我不知道你還能夠像從前那樣地吃許多榛子嗎？而那個榛樹叢——你還沒有砍了牠們嗎？我們底那隻狗，白爾克，怎樣了？——請你代我致敬於那些樹林，野梔樹，我底木馬，和老何魯薄娃底墳墓罷！否則，你可知道是什麼呢？我想旅行一次來看你。現在我不能離開這裏，我底工作不放我走，但是到了夏季，倘得天隨人願，我要來的。或者，就隨牠去罷，我將索性把一切事情弄好了——一二年之後，我將擺脫了這裏的一切，完全地回到你和我們自家人身邊。」

一滴粗大的眼淚掉下在接近的一個字上，於是滲開來，使牠模糊得看不清楚了。

燈塔守

顯克微支

有一次，離巴拿馬不遠的阿斯賓華爾島外的燈塔守忽然失蹤了。因為他是在暴風雨時失蹤的，所以大家疑心這不幸的人是行走在這石骨嶙峋的小島邊上，遂被波濤所捲去。到第二天他繫在山凹裏的小舟也找不到了，這種猜測似乎格外確實了。燈塔守的職位於是空了。這是應當從速補派的，因為本地的交通與船舶之自紐約至巴拿馬者，都依靠着這燈塔。蚊子灣又多砂磧礁石，在這裏，白日航行，已是很不容易；到了夜間，尤其是因為在這熱帶的烈日所灼熱的海面上常常起着濃霧，航行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了。這種時候，為許多船舶之唯一的嚮導者，便是這個燈塔。

找一個新的燈塔守的責任是駐在巴拿馬的美國領事的，而且這也並不是容易的事：第一，因為必須在十二小時內尋到這個人；第二，這人必須要是非常誠信的——所以不能貿貿然的將第一個應徵者錄用；最後，又因為實在沒有人候補這職司。住在這燈塔上，是很困苦的，所以這些喜歡

過懶散自由的放浪生活的南方人是不願意的。這燈塔守差不多就等於一個囚徒。除了星期日外，他不能離島一步。從阿斯賓華爾島上每日有一隻小船送糧食和水來，但立刻就回去的，在這面積僅數畝的孤島上，更沒有別的居民了。燈塔守獨居在這燈塔上，依着秩序管他底燈。在白晝，他懸掛各色的旗幟以示氣候；晚間便燃起燈來。但最難的便是如果要到塔頂上的燈邊去，他須得攀上四百餘級很高峻的階級；有時在一日中還得上下好幾次。總之，這是一個僧人的生活，而實際上還不止此——這簡直是一個隱居苦修者的生活。所以，無怪那領事伊沙克·鷹橋先生要很焦灼着從何處去找這樣一個繼續人了，而就在這一天，恰巧有人來自薦願意擔任此職。鷹橋先生底快樂如何，這也是容易了解的了。這是個老人，年紀約有七十許，但是精神很好，舉止像一個兵士。他底頭髮已經雪白，臉黑如克萊渥爾人；但是，看他蔚藍的眼，可知他決不是南方人。他底臉色有些陰沉和悲哀，但是很忠誠。鷹橋先生一眼就中意他了。祇要考問他一下，所以遂有以下的問答：

『你從什麼地方來的？』

『我是個波蘭人。』

「你以前在什麼地方做事的？」

「我曾在各處做事，沒有一定。」

「一個燈塔守是要居留在一個地方的。」

「我正需要這種生活。」

「你辦過公事嗎？可有什麼在政府服務的證書嗎？」

這老人從胸前取出一塊褪色的絹，好像一塊舊旗，展了開來，說道：

「這些就是證書。這個十字勳章是在一千八百三十年得到的。這是西班牙的勳章，我從卡洛黨戰爭裏得到的；這第三個是法國徽章；這第四個是在匈牙利得到的。此後我又在美國與南方作戰；但這一次他們並不給我徽章。」

鷹橋先生拿起那張紙來讀了。

「哦！史卡汶奇？這是你底名字嗎？哦！在短兵相接的時候，劫獲兩面旗。你真是個勇士了。」

「我是能夠做一個好的燈塔守的。」

「做這事情是每天要攀登塔上去幾次的。你有壯健的腿嗎？」

「我是穿過了平原走來的。」（在美國東部與加利佛尼亞之間的大草曠通稱作「平原。」）

「你懂得海事嗎？」

「我曾經在捕鯨船上做過三年事。」

「你曾經試過種種職務嗎？」

「我所沒有懂得的祇有「安靜」了。」

「爲什麼？」

這老人聳着肩膀道：「這就是我底命運。」

「我看來，你做燈塔守似乎太老了。」

「大人，」老人忽然神情激發地說，「我已經飄泊得很疲倦了。我已經歷過許多世事，正如大人所見，這位置是我很熱烈地希冀着的一個。我已經老了，我要休息了。我需要對自己說，「你當居留在這裏；這是你底港灣了，」啊，大人，現在這事情全仗你了。倘到將來，恐怕不會有這樣一個位置。」

我又湊巧在巴拿馬，何等幸運呀！我懇求你——上帝愛我，我正如飄泊的孤舟，如果失掉了牠底港灣，便會沉沒。如果你願意使一個老人得到幸福——我敢對你發誓，我是忠實的，但是——我已經厭倦於飄泊了啊。」

老人底蔚藍的眼睛表現着一種誠摯之色，使這慈善的鷹橋先生感動了。

「好，」他說，「我就錄用了你。你去做燈塔守罷。」

老人臉上現出莫可名狀的喜悅來。

「謝謝你。」

「你今天能夠到燈塔上去嗎？」

「可以。」

「那麼再會罷。還有一句話，——如果有失職等情，你是要被解職的。」

「好。」

當晚，太陽沉下在地峽底彼端，陽光消歇，昏暮來臨，新來的燈塔守顯然已經就職了，因為那燈

光已照常地映射在海面上。夜色很平靜，是真正的熱帶景色，空中瀰漫着澄澈的霧，在月亮底四周，形成了一道邊緣很柔輦完整的彩虹；大海祇因為潮水升漲而微動着。史卡汶思奇立在露臺上，從下面看上去好像一個小黑點。他正欲歸聚他底種種思想，以集中於他底新地位；但他底心太紛亂了，不能整齊地運行了。他覺得有些像被追趕的野獸，終於在人跡不到的山石或洞穴間，得到了藏身之處。終於，他竟得到了寧靜的時期，安和之感，和一種說不出的幸福，充溢在他心裏。現在，在這小島上，回想從前種種飄泊，不幸和失敗，簡直要付之一笑。這老人實在像一隻船，帆檣繩索，都被風暴所摧折，而沉入海底裏了。——一隻被波濤浪花所投擲的船，還在曲折前進，想達到牠底港灣。這風暴的情景，當他與正在開始的未來的安靜生涯相比較的時候，很迅速地從他心上逝去了。一部分的流浪生活，他曾對鷹橋先生說過了；但他還有數千百事情沒有對人提起過。原來他命運很壞，每當支起篷帳，排好爐灶，欲作久居之計，便總有大風吹來，覆其支牀，熄其爐火，使他困於毀滅。現在從露臺上下瞰閃爍的海波，他想起了平生所經歷過的種種舊事。他曾轉戰四方，而在這飄泊之中，他又曾做過各種職業。因為勤儉忠信，他曾屢次積蓄了些錢財，但無論怎樣小心謹慎，總常常歸於